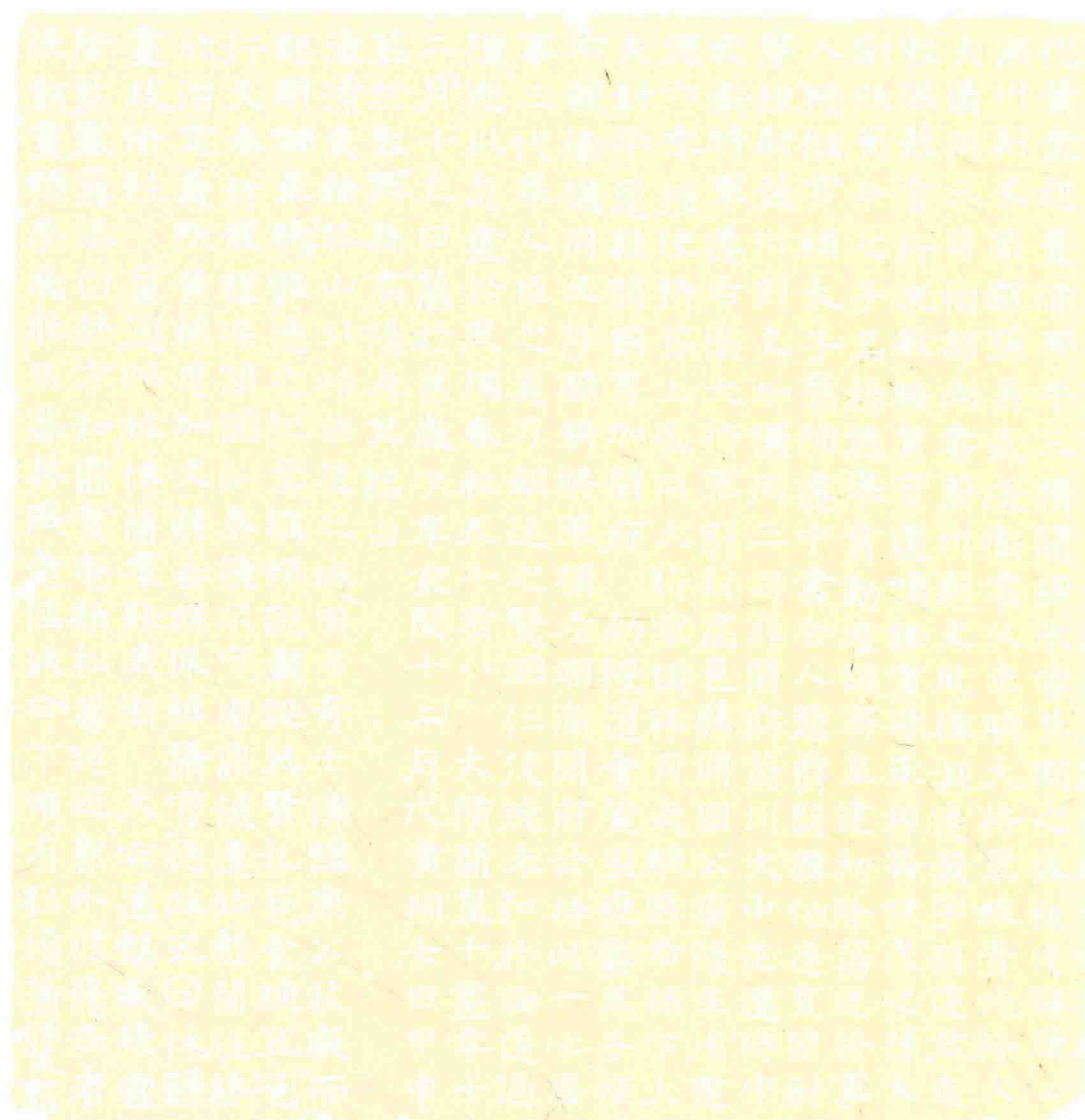


長安高陽原 新出土隋唐墓誌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編
李明 劉果運 李舉綱 主編

此為新出土隋唐墓誌之拓本，內容為墓主生平事蹟及葬事。拓本文字清晰，排列整齊，為研究隋唐時期社會、文化及書法藝術之重要資料。

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



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編
李 明／劉呆運／李舉綱

主編

石興邦



責任編輯：李 睿
封面設計：田之友
責任印製：張道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李明，劉呆運，李舉綱主
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010-4481-8

I. ①長… II. ①李… ②劉… ③李… ④陝… III. ①墓
志—匯編—西安市—隋唐時代 IV. ①K877.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94465號

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

編者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主編 李明 劉呆運 李舉綱

出版
發行 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13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刷者 北京榮寶燕泰印務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二〇一六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八百八十圓

787×1092 1/8 印張：39

ISBN 978-7-5010-4481-8

本書版權獨家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複製翻印

本書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書獲得陝西省文物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專項資金資助

序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談到：『近年來，隨着盜墓之風愈演愈烈，以盜掘的中古墓誌為引領，中古墓誌的整理與研究，也愈來愈成為一種潮流。』^{【一】}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現象。盜掘的中古墓誌，來源不清楚，真偽不清楚，出土的時間和地點不清楚，僅憑不知是從真石還是從偽石上拓印的拓本進行整理與研究，心裏是否踏實成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因此，學術界期盼看到通過科學發掘出土的墓誌，是理所當然的。而本書所收，均為通過科學發掘出土的墓誌。

本書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收有一百一十三種隋唐墓誌，均為該院二〇〇一至二〇〇六年間在西安南郊『高陽原』隋唐墓地科學發掘出土的墓誌。不僅如此，本書的具體編著者，多數也都是這些隋唐墓地的發掘者。這樣，就決定了本書的整理，必然會包含豐富的考古信息。而這也正是學術界所期盼的。

本書在墓誌整理方面有不少獨創的體例。譬如：（一）墓誌題目下均先記撰、書、篆、鐫者人名，再記葬時。（二）解題多詳記墓誌出土的年月日和具體地點，並注明墓葬編號和括注發掘編號。（三）解題多詳記墓葬初開時墓誌在墓室的位置，以及誌蓋與誌石擺放的狀態，並附錄原狀圖版。顯而易見：前一條雖屬獨創，但根據的是墓誌本身，並不難做到；後二條則不然，不是這些墓葬的發掘者，沒有擁有原始的考古資料，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些豐富的考古信息，對於研究者瞭解墓誌的背景，進而進行深入研究，可以說至關重要。

【一】王素：《大唐西市博物館新藏北朝墓誌疏證》，原名《中國中古墓誌整理研究的新收穫——以大唐西市博物館新藏北朝墓誌為中心》，刊於伊藤敏雄（研究代表）《墓誌を通じた魏晉南北朝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平成二二至二六二〇一〇至二〇一四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石刻史料と史料批判による魏晉南北朝史の基本問題の再検討》「課題番號二二二四二〇二二中間成果報告書」），頁二三至四三，大阪，二〇一三年五月；改名再刊《故宮學刊》第一輯，頁五四至七三，故宮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五月。

『高陽原』之名，最早見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九渭水下『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二而沈水注之』條，原文為：『沈水又西北，支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於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三】}此句前還有『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一句。即沈水西北行，是先逕下杜城，再逕高陽原。下杜城，周為杜伯國，秦置杜縣，西漢宣帝改名杜陵縣，唐屬萬年縣。這裏在漢唐時期，一直為韋、杜二姓鄉邑，出過三十多位宰相，其他名人不計其數^{【三】}。但葬於高陽原者，卻並不僅為韋、杜二姓^{【四】}，還有少數皇親國戚和大量他鄉人士。這自然與高陽原地居形勝有關。同時也決定了高陽原出土墓誌的價值。

本書所收墓誌中，正史有傳的誌主有：開皇十一年（五九一）閏十二月七日《隋劉世清墓誌》的誌主劉世清，名玄，以字行，《北齊書》卷二〇有傳。開皇十二年（五九二）正月十五日《隋修西魏呂思禮墓誌》的誌主呂思禮，《周書》卷三八、《北史》卷七〇有傳。屬於名門貴胄的誌主有：大業元年（六〇五）正月十一日《隋李裕墓誌》的誌主李裕，為李弼之孫、李曜之子、李密之叔伯。永隆二年（六八一）閏七月十三日《唐殷仲容妻顏頤墓誌》的誌主顏頤，為大儒顏師古之女。長安三年（七〇三）七月十九日《唐殷仲容墓誌》的誌主殷仲容，初唐著名書畫家，為唐開國功臣殷嶠從孫，儒學名家殷踐猷從父。

本書收有一些北族的墓誌。如開皇十一年（五九二）正月廿六日《隋郁久閭可婆頭墓誌》，首題為『隋故大將軍九隴公郁久閭公墓誌銘』。『郁久閭』為柔然國姓，可婆頭自然為柔然宗室。柔然被突厥擊敗，汗國崩潰，餘衆部分歸降北齊和西魏，故北齊神武帝高歡、西魏文帝元寶炬，皆曾娶柔然公主郁久閭氏為妻。誌記可婆頭先歸齊，後入周，最終仕隋，

【二】王國維：《水經注校》，頁六〇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案：陳橋驛校證本繫於『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條，原文『沈水』作『汧水』，『支合』作『枝合』。見：《水經注校證》，頁四五〇，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七月。

【三】呂卓民：《古都西安：長安韋杜家族》，西安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三月。

【四】本書所收一百一十三種墓誌中，未見杜氏墓誌，韋氏墓誌也僅有十餘種。呂卓民早年據近出唐代墓誌列舉葬於高陽原者，已有王、裴、姜、于、宋、李、郭、楊諸姓。見：《高陽原的地望與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頁一〇七至一一三。

亦與此有關。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卷一三有《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記步陸逞『葬於京兆之高陽原』，為『夫人郁久閭』所『瘞埋』【五】。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卷一一收有長安縣出土隋開皇六年（五八六）十月十三日《郁久閭伏仁磚誌》，記誌主郁久閭伏仁葬於『城西七里杜村西』【六】，也就是高陽原。說明郁久閭氏與高陽原頗有淵源。

本書收有一些外族的墓誌。如乾元二年（七五九）四月廿五日《唐李志忠墓誌》，稱誌主李志忠『本姓安，彭原人也』；『曾祖讓，祖信，父遵，原州都督』。彭原，唐為關內道寧州屬縣，當今甘肅慶陽；原州，唐屬關內道，當今寧夏固原地區。二地境界相連，向為著名粟特移民居住區。此李志忠家族原為粟特人自無疑問。誌稱：『偏以賜姓，公所以今為隴西人也。』隴西為李唐郡望，知此粟特安氏家族賜姓為李，是在入唐之後。誌記志忠初仕為涼州明威府別將，稍後參與平定安史之亂，乾元元年（七五八）十月廿三日戰死於鄴城，其賜姓應在此之前。案：唐朝名將李抱真為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乾元初為太尉李光弼偏裨，也參與平定安史之亂，年輩與志忠應該相當。《舊唐書》卷一三二本傳云：『抱玉上言：

「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耻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七五七）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志忠賜姓應該與之同時。蓋安史之亂爆發，隴右安氏隨軍東進平叛，為表示與安祿山劃清界限，並向李唐效忠，集體請求賜姓，遂同時獲姓李氏。值得注意的是，還集體改貫，隸屬京兆府長安縣。而高陽原正屬京兆府長安縣。如此，則高陽原出土粟特安氏家族墓誌，就不值得奇怪了。

本書所收墓誌涉及不少重要歷史事件。如儀鳳二年（六七七）十一月十四日《唐陶通墓誌》記誌主陶通『起家任右羽林軍飛騎校尉』，參加東征之役：『公奉勅東征，內潛雄略。奇功未騁，穢陌歸誠；兵戈纔臨，扶餘請命。皇上以公將略權奇，授公幽州德閭府左果毅都尉。』此役應指唐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開始的東征高句麗、攻佔扶餘城之役。又如寶應

【五】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卷一三，頁七六三至七六四，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月。

【六】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頁三九五、圖版五九九號，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另參：韓理洲：《全隋文補遺》，頁一一〇，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

元年（七六二）《唐韋虛受墓誌》記誌主韋虛受『遷蜀州刺史。天寶十五載，屬大盜西侵，鑾輿南幸，詔公為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中丞，兼採訪、節度、支度、營田等使。公執憲臨人，持節按部。供億之費，靜而不擾；撫循之方，安而和衆。時皇帝理兵於岐，控帶全蜀，天險據重關之固，軍儲資轉輸之勤。……（終於）克復兩京，底寧區夏』。這自然是指平定安史之亂之役。此外，還有貞元十六年（八〇〇）十月《唐孟涉墓誌》，涉及朱泚之亂和李懷光之亂，有興趣者可以自行參閱，這裏不再介紹。

本書所收墓誌披露了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如天寶元年（七四二）正月十五日《唐韋虛心墓誌》記誌主韋虛心在景雲元年（七一〇）唐休璟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被推薦為節度判官，不久即『遷大理寺丞。時安西撥換城敢為奸回，草竊邊鄙，有司逮捕，多陷平人。公乃殲厥渠魁，餘盡原遣』。此處撥換城，本漢姑墨國，唐初屬龜茲國，故址即今新疆阿克蘇，地位十分重要。唐顯慶三年（六五八），安西都護府由西州遷到龜茲，撥換城成為安西都護府西通西域的門戶和樞紐，地位更為重要。安西都護府西到撥換城開始分道：一條道由撥換西北去赤山和碎葉，一條道由撥換西南去疏勒，一條道由撥換東南去于闐（即神山路）【七】。

同樣，由此三道去安西都護府，也都必須經過撥換城。因此，有唐一代，西域發生事件，常常涉及撥換城。對此，兩《唐書》、《資治通鑑》、《吐魯番出土文書》多有記載，無須多說。誌記撥換城奸回案，史籍並無記載。韋虛心處理時提到的『有司』，應指安西都護。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這位安西都護，有可能是開元三年（七一五）在任的呂休璟【八】。但呂休璟儘管任職都護，卻並無處置犯人的權力，最終還是得將犯人遞解京師，交由大理寺處置。這對於研究安西都護的職掌與權限應能有所幫助。而韋虛心祇問首惡，放還無辜，為穩定撥換城局勢，安撫撥換城人心，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還有咸通八年

【七】陳國燦：《唐代的『神山路』與撥換城》，原載《龜茲學研究》第三輯，頁九至十九，新疆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月；再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四輯，頁一九七至二〇五，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二〇〇八年十月。

【八】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一），頁五一九，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

（八六七）正月廿九日《唐陸逵墓誌》，記誌主陸逵遷監察御史、知鹽鐵充鄆院時，適逢鄆帥烏重胤薨，當地發生兵變，無人能够抑制，賴陸逵施計平定，使重胤之族得以還歸京師。此事史籍亦無記載，對於研究唐代藩鎮政治頗有裨助。

我想，通過以上簡單介紹，對於本書所收墓誌的價值，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了。當然，對於研究者來說，材料是否有價值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使用起来放心。這裏所說的放心，並不限於前面提到的含有豐富的考古信息，還應該包括附錄高清晰的圖版。我對僅有釋文的墓誌圖書一向不太看好，主要原因就是墓誌釋文如有問題很難覆覈。而附錄高清晰的墓誌圖版就不同了。本書附錄的墓誌圖版製作很精緻，都是先進行局部高清晰掃描，然後拼合而成。研究者一邊閱讀釋文，一邊對照高清晰圖版，自然可以放心。加上含有豐富的考古信息，墓誌材料本身很有價值。我相信，本書的出版，一定會受到廣大研究者的歡迎。是為序。

王素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前言

《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收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六年在西安南郊『高陽原』隋唐墓地發掘出土的隋唐墓誌一百一十三種，其中隋代墓誌十三種、唐代墓誌一百種，涵蓋了自隋開皇三年（五八三）至唐咸通十二年（八七一）前後延續長達二百八十九年的歷史時期。

『秦中自古帝王都』，漢、唐長安城自西漢初建成以來至唐末毀於戰亂，一千二百多年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遺留下了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周邊發掘的隋唐墓葬已達數千座，其中不乏高官巨宦、歷史名人的墓葬，無論是發掘數量還是墓葬等級，毫無疑問位列全國第一，成為研究隋唐歷史、文化和考古的無法迴避的重要資料。作為距離西安主城區最近的縣（區），長安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即成為基本建設考古的前綫，一直持續至今。在韋曲北原上發掘的一大批貴族墓葬，如北周隋唐韋孝寬家族墓地、唐代韋氏『榮先陵』，以及近年來發掘的唐玄宗武惠妃墓、唐郭子儀家族墓等，每一次考古發現，幾乎都能够改觀或加深我們對那個歷史時期的認識。

隋唐高陽原的所在地，現代的行政區劃範圍大致為西安市長安區韋曲街道以西，至郭杜街道全境。高陽原位於隋大興唐長安城西南郊，出長安城安化門向西南十里即可直達。這裏地勢高亢，泉深土厚，山水環繞，川原形勝，是長安城內居民理想的身後之所。唐代人用極富詩意的話來形容高陽原地理形勝曰：『西瞻碧岫，隱隱千重；東瞰黃陂，汪汪萬頃；朱城北眺，樓觀驚飛；丹岳南臨，蓮峯對聳。可謂神皋形勝，負郭名區。』^{【一】}又曰：『地乃左連馮翊，右接扶風，南據碧巖，北臨清渭。八川資其沃壤，三輔名曰神皋。』^{【二】}有的墓

【一】引自本書《唐李南墓誌》。

【二】引自《唐趙文雅妻邊氏墓誌》，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管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貳〕，上冊頁五五，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誌銘詞還通過葬地的文化意蘊，興起了生者對逝者的悠思與寄望，如：『秩秩斯干，峨峨南山。面郊踞原，鑿墳其間。舊木成拱，暫開荒埏。遺形莫紹，豐肌曷旋。悠悠片雲，千年萬年。』【三】及『面平川兮背崇崗，龜著啟兆兮此地為良。馮公靈神兮永安此堂，子孫享吉兮榮貴日昌。』【四】相對於長安城周邊的『龍首原』、『少陵原』等由来已久的高地，高陽原似乎其名不彰。『高陽原』的名稱至遲在北朝即已出現，北周天和五年（五七〇）下葬的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其葬地即為『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五】。到了隋唐時代，這裏埋葬的大多是中、下級官吏和平民，身份最高的也無非是被邊緣化的親王和郡王，以及以『隱太子』為代表的不能陪葬帝陵的皇親。但高陽原在當時並不是荒野之中的亂墳崗，其鄉里規整，村落星羅棋布，甚至直到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仍保留有當年的村名，如『居安村』、『鄧村』。考古隊當時所居住的西五橋村，就來源於唐代的『第五橋』村，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有『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關於高陽原的地望，有學者早在二十年前就曾提出關注【六】，但似乎至今仍無定論，仍需時日加以細緻考察。

自二〇〇一年起，多位學者參與了高陽原隋唐墓地的發掘。數年間共發掘隋唐墓葬八百零四座，出土文物近萬件，當時僅修復完成的陶鎮墓俑這一個品類就放滿了整個房間的文物架，令參觀者無不驚愕。完全整理這麼多墓葬的發掘資料和出土文物，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其難度遠遠大於田野考古發掘。我們決定先公佈出土墓誌，以便學界能够盡早使用這批材料。這就好比是茶農製茶，我們掐了最嫩的茶芽首先奉獻出來，但也許還在發酵中的老茶根更具韻味，也更令人嚮往。

錢大昕說：『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

【三】引自本書《唐徐某妻王正墓誌》。

【四】引自本書《唐馮希悅墓誌》。

【五】庾信：《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神道碑》，《庾子山集注》第十四卷，頁八五九，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六】呂卓民：《高陽原的地望與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七】這是強調金石碑誌的重要價值和可靠性。歐陽修說：『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八】這又是告誡我們要辯證地對待碑誌資料。多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經驗告訴我們，墓誌是古代墓葬中最重要的隨葬品，不誇張地說，墓誌中所蘊含的信息佔整座墓葬信息量的一半以上。有了墓誌提供的明確紀年和墓主信息，研究者就能大致脫離『猜想』、『推測』這些詞彙，而將發掘墓葬所獲的一切信息真實化、具體化。然而對於出土墓誌材料，亦需要精讀精研，有時甚至不得不字斟句酌，一字之差或是對當時制度、風俗稍有不精就可能鬧出誤會。從這個層面上來講，整理墓誌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公私所藏的出土於高陽原的墓誌已不鮮見，事實上在二〇〇七年之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陽原的考古發掘中仍不時有隋唐墓誌出土，但由於編者的時間和精力所限，未能收錄於本書。整理和刊佈高陽原隋唐墓葬出土的墓誌，我們所做的僅僅是基礎的工作。希望這批全新的材料能够得到有識之士的有效利用，也算不辜負那些在考古工地上值得回憶的美好時光罷。水平所限，書中失誤自然不少，望讀者包涵的同時亦不吝批評。

編者

二〇一四年九月

【七】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八】語見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白敏中碑，頁二一二，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目錄

序	王素					一六	唐陰弘道墓誌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二月廿九日	五三
前言						一七	唐李毗墓誌	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四月廿一日	五五
凡例						一八	唐賀蘭誼第四女墓誌	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十月廿日	五七
一	隋皇甫光墓誌	開皇三年（五八三）十一月十四日	三		一九	唐韋弘諒墓誌	貞觀廿二年（六四八）十二月廿七日	五九	
二	隋宋虎墓誌	開皇五年（五八五）八月十二日	七		二〇	唐蘭二洛妻張弘墓誌	顯慶三年（六五八）正月十四日	六一	
三	隋皇甫謙墓誌	開皇五年（五八五）十一月廿日	一一		二一	唐摯開緒妻陳氏墓誌	顯慶三年（六五八）五月廿一日	六三	
四	隋皇甫九會墓誌	開皇五年（五八五）某月廿日	一五		二二	唐劉騰墓誌	顯慶四年（六五九）十一月七日	六五	
五	隋劉俠墓誌	開皇六年（五八六）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		二三	唐劉金光妻呂阿滿墓誌	龍朔元年（六六一）八月廿一日	六七	
六	隋田悅墓誌	開皇六年（五八六）十二月十四日	二三		二四	唐劉某妻趙客女琛墓誌	龍朔元年（六六一）十月八日	六九	
七	隋劉世清墓誌	開皇十一年（五九一）閏十二月七日	二五		二五	唐李元會墓誌	龍朔二年（六六二）十二月□日	七一	
八	隋修西魏呂思禮墓誌	開皇十二年（五九二）正月十五日	二九		二六	唐胡仵墓誌	龍朔三年（六六三）二月十八日	七三	
九	隋郁久間可婆頭墓誌	開皇十二年（五九二）正月廿六日	三三		二七	唐許孝義墓誌	麟德元年（六六四）十一月二十八日	七五	
一〇	隋牛譙州墓誌	開皇十七年（五九七）閏五月十日	三七		二八	唐牛相仁墓誌	麟德二年（六六五）五月一日	七七	
一一	隋李裕墓誌	大業元年（六〇五）正月十一日	三九		二九	唐呂文强墓誌	乾封二年（六六七）正月廿四日	八一	
一二	隋李公勣墓誌	大業五年（六〇九）正月廿八日	四三		三〇	唐張慈墓誌	乾封二年（六六七）正月廿四日	八三	
一三	隋裴某妻岐氏墓誌蓋	誌佚	四五		三一	唐牛度墓誌	總章元年（六六八）五月十三日	八五	
一四	唐穆孝愬墓誌	武德八年（六二五）十一月十九日	四七		三二	唐劉智墓誌	總章二年（六六九）十一月廿七日	八九	
一五	唐劉某妻廬渠夷墓誌	貞觀元年（六二七）八月卅日	五一		三三	唐李恂墓誌	總章三年（六七〇）正月	九三	

三四	唐尹僧護墓誌	咸亨元年（六七〇）閏九月廿一日	九七	五六	唐韋維墓誌	開元六年（七一八）七月十日	一四七
三五	唐李義墓誌	咸亨二年（六七一）三月九日	九九	五七	唐韋虛心妻崔氏墓誌	開元七年（七一九）七月十五日	一五一
三六	唐陶通墓誌	儀鳳二年（六七七）十一月十四日	一〇一	五八	唐田瑀墓誌	開元八年（七二〇）十一月十一日	一五三
三七	唐席處節墓誌	儀鳳二年（六七七）	一〇五	五九	唐解大威墓誌	開元十年（七二二）三月七日	一五五
三八	唐鄧有意墓誌	永隆二年（六八一）二月廿日	一〇七	六〇	唐嗣趙王妃竇淑墓誌	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十一月廿八日	一五七
三九	唐殷仲容妻顏頤墓誌	永隆二年（六八一）閏七月十三日	一〇九	六一	唐樊大惠墓誌	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七月廿八日	一五九
四〇	唐比丘尼真意墓誌	開耀元年（六八一）十一月廿日	一一三	六二	唐韋慎名墓誌	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十一月四日	一六一
四一	唐史某妻李藥玉墓誌	開耀二年（六八二）二月八日	一一五	六三	唐韋虛舟妻李氏墓誌	開元十七年（七二九）十一月十六日	一六五
四二	唐殷泰初墓誌	永淳元年（六八二）五月四日	一一七	六四	唐韋韋有鄰墓誌	開元廿一年（七三三）二月十六日	一六七
四三	唐衛藹墓誌	永淳元年（六八二）十一月十三日	一一九	六五	唐韋慎名妻劉約墓誌	開元廿四年（七三六）正月五日	一六九
四四	唐韓某妻梁二娘墓誌	天授二年（六九一）二月七日	一二一	六六	唐孫承嗣墓誌	開元廿四年（七三六）五月廿二日	一七一
四五	唐范履慎墓誌	長壽三年（六九四）四月十四日	一二三	六七	唐解有忠墓誌	開元廿七年（七三九）七月十二日	一七三
四六	唐李寶墓誌	長安二年（七〇二）二月廿三日	一二五	六八	唐陳少遊墓誌	開元廿七年（七三九）九月七日	一七五
四七	唐李格墓誌	長安二年（七〇二）二月廿三日	一二七	六九	唐韋虛心墓誌	天寶元年（七四二）正月十五日	一七七
四八	唐李南墓誌	長安二年（七〇二）二月廿三日	一二九	七〇	唐韋鵬墓誌	天寶元年（七四二）十一月十九日	一八一
四九	唐殷仲容墓誌	長安三年（七〇三）七月十七日	一三一	七一	唐韋通理墓誌	天寶三載（七四四）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五
五〇	唐郭□妻劉氏墓誌	長安三年（七〇三）八月十三日	一三五	七二	唐于定娘墓誌	天寶四載（七四五）五月廿七日	一八九
五一	唐李氏墓誌	長安三年（七〇三）十二月十七日	一三七	七三	唐韓敬嶠妻王氏墓誌	天寶六載（七四七）七月廿八日	一九一
五二	唐薛某妻費氏墓誌	長安四年（七〇四）	一三九	七四	唐鄭某妻崔從明墓誌	天寶七載（七四八）正月廿五日	一九三
五三	唐汜義協墓誌	神龍元年（七〇五）十月十四日	一四一	七五	唐桓執珪墓誌	天寶七載（七四八）十二月六日	一九五
五四	唐支元亨妻李氏墓誌	神龍三年（七〇七）五月四日	一四三	七六	唐皇甫悅暨妻李氏墓誌	天寶十載（七五一）十月廿日	一九九
五五	唐孫承嗣妻高氏墓誌	開元五年（七一一）二月一日	一四五	七七	唐李承宗墓誌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五月十四日	二〇一

七八	唐鄭某妻韋婢娘墓誌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	五月廿四日	二〇三
七九	燕韓敬嶠墓誌	聖武二年(七五七)	八月廿六日	二〇五
八〇	唐李志忠墓誌	乾元二年(七五九)	四月廿五日	二〇七
八一	唐馮和璧墓誌	乾元三年(七六〇)	五月十三日	二〇九
八二	唐韋虛受墓誌	寶應元年(七六二)	十一月廿七日	二一三
八三	唐王珽墓誌	大曆五年(七七〇)	十一月廿六日	二一七
八四	唐貝國太夫人任氏墓誌	大曆九年(七七四)	六月十八日	二一九
八五	唐徐某妻王正墓誌	大曆十三年(七七八)	十一月卅日	二二一
八六	唐馮希悅墓誌	建中元年(七八〇)	二月十四日	二二三
八七	唐李楹嘉妻張氏墓誌	貞元十年(七九四)	七月廿六日	二二五
八八	唐孟涉墓誌	貞元十六年(八〇〇)	十月	二二七
八九	唐侯良佐暨妻李氏墓誌	貞元十六年(八〇〇)	十一月十五日	二三一
九〇	唐李包墓誌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	閏正月廿一日	二二三
九一	唐鄭侑墓誌	元和十五年(八二〇)	十月十一日卒	二三七
九二	唐班繇墓誌	寶曆元年(八二五)	五月十七日	二四一
九三	唐鄭侑妻王氏墓誌	寶曆二年(八二六)	正月十七日	二四五
九四	唐劉相殷妻李氏墓誌	大和二年(八二八)	閏三月廿四日	二四七
九五	唐萬幹墓誌	大和二年(八二八)	十一月二日	二四九
九六	唐魏式墓誌	大和五年(八三一)	四月廿八日	二五三
九七	唐班繇妻李氏墓誌	大和五年(八三一)	十一月十二日	二五五
九八	唐傅元直墓誌	開成四年(八三九)	七月六日	二五七
九九	唐徐主簿暨妻王氏墓誌	會昌三年(八四三)	四月十五日	二五九

一〇〇	唐許慕賢妻崔琬墓誌	會昌四年(八四四)	十二月十二日	二六一
一〇一	唐陳君奕室女三人墓誌(之一)	大中四年(八五〇)	七月十日	二六三
一〇二	唐陳君奕室女三人墓誌(之二)	大中四年(八五〇)	七月十日	二六五
一〇三	唐陳君奕室女三人墓誌(之三)	大中四年(八五〇)	十月十七日	二六七
一〇四	唐鄭佶墓誌	大中七年(八五三)	八月二日	二七一
一〇五	唐萬據墓誌	大中九年(八五五)	七月十九日	二七三
一〇六	唐陸遠墓誌	咸通八年(八六七)	正月廿九日	二七五
一〇七	唐鄭佶妻盧氏墓誌	咸通十一年(八七〇)	十一月十三日	二七九
一〇八	唐陳某妻費氏墓誌	咸通十二年(八七一)	十月二十四日	二八三
一〇九	唐隴西郡王妃王氏墓誌蓋			二八五
一一〇	唐『誌銘』墓誌蓋			二八七
一一一	唐李府君墓誌蓋			二八九
一二二	唐丁府君墓誌蓋			二九一
一二三	唐李府君墓誌蓋			二九三

後記

凡例

- 一、全部墓誌依下葬時間順序排列，無法確定下葬時間的，排在朝代最後。
- 二、錄文行款依原墓誌自然行款，以『』表示轉行，銘文換韻亦不另行提行。平闕或缺字空格皆空一格。損泐不能辨識之字以□代替。□中之字為編者補缺。
- 三、墓誌文中出現的俗別字分以下幾種情況：
 - (一) 祇涉及偏旁部首的俗字，如揚寫作楊、帳寫作悵、著寫作箸等，徑改為本字。
 - (二) 常見如『畧』、『遊』等不影響識讀的俗字照錄。
 - (三) 有歧義的異體字則在其後以〔〕注其本字。
- 四、對已經著錄的墓誌加腳註，以便讀者查找其原始出處。
- 五、在需要作出說明和註解的墓誌錄文後加案語。

君諱光字景融安定郡人也蓋殷王之苗裔漢雍州牧鸞之
後晉大司農卿陶若干世孫肇基命氏之由群后積世之盛灼
灼乎若三辰之麗遠天曠暨其猶見之故不二三談也曾祖霞
苻秦侍中荊州刺史乃面旃忠憲之軌冊牒達爭之誓寔茂英
聲於任代貽芳音於來葉者矣父諱江字界胡才韻秀立世踵
風徽行同四秣識兼知二名家子德譽素高頻辟州都主簿
何異祖述之慄軌當時劉琨之織譽風俗君資黃中之純氣踵
遐迹於軒轅基字自高通鑒獨遠少廩廊廟之才早懷瑚璉之
志行無父而月將學不師而日廣加以立身謹固孝盡事親造
化靡違終始弗置小心翼之衡鏡在躬寬慈忠恕迄老而逾益
起家州牧台從事京尹辟主簿頻除安定虞鄉二縣令邦域桴
風流朝野則清軌未及基月風移俗易雖傷折轅還犢未之或
擬儀遷潁州贊治砥心機務庶績咸凝又除新陽章武二郡太
守弘義讓以勸君子施恩惠而字小民斑白懷道實聞於閭閻
以君前運宰任清響遠聞翼佐州經公私著稱乃授君大都督
驍騎將軍右光祿平恩縣開國子翼延遐壽永範邦閭而昊天
不吊夢楹云及春秋六十有九薨於家以今大隋開皇三年歲
次癸卯十一月丙申朔十四日己酉共夫人辛氏合窆乎京北
郡杜縣高陽原曹貴里銘述貽芳永留泉石其詞曰
灼灼高門堂々海曹卿相蟬聯道隆億富謹羨傑出司農棣茂
荊州誕馥抽筠特秀川岳降靈幽明陶氣萬生君子英韻宏逸
吐言河瀉發辭風疾陸子軌文江生謝筆良木中摧高峯儼墜
豈柳盛途龍輻將暨白揚含風清松蕭瑟永固泉堂終天長畢